

当·代·作·家·评·论·专·号·之·二

WENXUE
PINGLUN
CONGKAN

文学评论丛刊

第十二辑

7206
48 (12)

当代作家评论专号之二

文学评论丛刊

第十二辑

《文学评论》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当代作家评论专号之二
文学评论丛刊
第十二辑

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发行局发行
一二〇七工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25印张 281千字
1982年6月第1期 198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400册
统一书号：10190·101 定价：1.35元

目 录

- 在严峻的生活面前
——谌容现实主义艺术特色初探 蔡毅 丁振海 (1)
- 一颗闪光的珠子
——论刘绍棠小说创作的民族风格 方顺景 (27)
- 霜重色愈浓
——论张贤亮的创作特色 雷达 (52)
- 论肖平的短篇小说 陈宝云 (70)
- 追踪时代的艺术足迹
——略论鲁彦周的小说创作 傅腾霄 (91)
- 论彭荆风的创作特色和艺术风格 蓝芒 (111)
- 读叶蔚林作品随笔 陈祖美 (131)
- 新的尝试和探索
——谈李瑛的近作 洪子诚 (147)
- 雷抒雁和他的诗 匡满 (166)
- 论陈建功短篇小说的几个特点 张维安 (180)

用自己的眼睛看取生活

- 漫评金河的小说创作 彭韵倩 (196)
从家庭的窗口瞭望社会
——谈母国政的小说创作 吴宗蕙 (217)
春天里初放的小花
——读王安忆的小说 盛 英 (236)
一代青年的侧影
——读孔捷生的短篇小说集《追求》 丁宏新 (254)
可贵的、执着的艺术追求
——陈世旭短篇创作漫论二题 卢 今 (278)
我们时代的“热情奏鸣曲”
——关于莫应丰创作的札记 蔡 莫 (299)
清新醇厚 简朴自然
——评陈忠实的短篇小说 白 烨 (314)
谈刘富道小说的“情趣” 金宏达 (332)
为了明天而“返思”昨天
——评韩少功的若干小说创作 李炳银 (341)

夕阳残照 断壁颓垣

- 评白先勇的短篇小说 晓 立 (355)
评台湾作家陈映真的创作 王晋民 (370)

- 后记 编 者 (386)

在严峻的生活面前

——谌容现实主义艺术特色初探

蔡毅 丁振海

在粉碎“四人帮”以来新中国文学的复兴过程中，女作家的崛起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而在英姿勃勃的女作家行列中，谌容又以她的《人到中年》卓尔不群，蜚声中外。

的确，谌容是近年间涌现出来的才华横溢的作家之一。几年来，她表现出优异的创作才能。仅粉碎“四人帮”之后，至本文写作时止，她就创作发表了三部中篇小说，即：《永远是春天》、《人到中年》、《白雪》；四个短篇小说，即：《心》、《烦恼的星期日》、《周末》、《玫瑰色的晚餐》和一篇散文《病中》。此外，在打倒“四人帮”之前和不久，她还创作发表了两部长篇小说，即：《万年青》和《光明与黑暗》。

别林斯基说过：“一个诗人的一切作品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怎样分歧，还是有着共同的面貌，标志着仅仅为这些作品所共有的特色，因为它们都发自一个个性，发自一个统一而不可

分割的‘我’。”①综观谌容的“一切作品”，我们的确可以发现“为这些作品所共有的特色”，发现作家的“个性”和自“我”。她的严谨的现实主义描写和女性作家所特有的细致观察与委婉的笔致，使作品获得了特殊的魅力和秾丽色调。特别是她的善于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揭示不平凡的重大社会主题；努力挖掘生活中的真、善、美，“在生活的散文中汲取生活的诗”②；着重表现“普通人”，特别是中国妇女的性格和心灵；在表现手法上，既善于学习民族传统又敢于汲取外国的富有表现力的艺术技巧，所有这些，构成了谌容作品的现实主义的特殊风貌和色调，不仅为新时期的文苑平添了一分春色，也为新时期的文艺创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借鉴。

谌容取得的艺术成就，与她的曲折坎坷的生活经历和较为丰厚的文学素养密切联系着。谌容并没有“牧歌式的童年”，十五岁时，她就离开家庭步入社会，开始过起自食其力的生活，过早地品尝了人世间的冷暖与艰辛。这在当时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当然是不幸的，但却为她后来的创作生涯奠定了最初的生活基础。

谌容自幼聪慧敏捷，求知欲旺盛。童、少年时期，便阅读了我国的著名古典文学作品，如《红楼梦》、《西厢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工作之后，她利用业余时间，又阅读了丁玲、赵树理、周立波，普希金、莱蒙托夫、契诃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中外著名作家的大量作品。她说，只要能看到的，都从没有放过。一九五四年，谌容以自修学识考进

① 《别林斯基论文学》137页。

② 《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185页。

北京俄语学院。从此，她的文学视野更加开阔。她又普遍系统地阅读、研究了世界文学中不少著名作家的名作，如巴尔扎克、狄更斯、马克·吐温等人的作品，及俄国十九世纪文学。

“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①，谌容从中外古今的文学家那里汲取了丰富的文学素养，为她的文学创作进行了扎实的准备。

生活道路的曲折坎坷，加深了谌容对现实社会生活的认识，特别是她多次深入农村和社会底层，为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生活素材。一九五七年，谌容毕业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扩大化的政治风浪中，一向善于独立思考，不愿随意沉浮的谌容虽然幸免于难，但也尝到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苦辣滋味。五年之后的一九六三年，因为健康原因，她失掉了工作机会，一股“被社会遗弃”的悲凉之感曾袭上谌容的心头。但她对党对生活对事业的热爱与信念还是战胜了这场“精神危机”。以后，她便深入山西农村，一面养病，一面考察社会，决心在文学创作上为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

十年浩劫期间，谌容更遭到了一系列不公平的待遇。政治上的受歧视、工作上的被冷落、思想上的抑郁、生活上的拮据，给她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和压力。这一切对个人来说，当然是不幸的。然而，对于一个作家，却未必全是坏事。正如果戈理说过的，所有一切构成人的生活内容的东西都可以做为艺术的对象，而且应该作为艺术的对象。“在艺术家那里，卑鄙的东西不成其为卑鄙的东西，因为美好的创造的精神会无形地穿透它。”事实正是这样，由于作者有这些不寻常的经历，以及她对极左路线笼罩下的现实生活的深切的认识与感受，所以，

① 《文心雕龙·知音》。

谌容常常把她的创作主题放在三十年来，尤其是十年来极左路线控制下的生活背景上来揭示。这一点，只要读一读谌容的作品，特别是近几年来的作品，是十分明显的。

谌容的遭遇得到党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她的辛勤创作获得社会的称许和首肯。一九七九年，她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当选为北京市作家协会理事会理事。

二

在日常的、琐细的、人们司空见惯的生活场景中，揭示重大社会问题，是谌容现实主义艺术描写的特色之一。

在中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传统中，如何描写社会生活？似乎有这样两种方法：一种以故事情节的紧张激烈，人物性格的传奇色彩取胜，一种以日常生活和人物性格的精细描写见长。前者，可以话本中的“讲史”传统和《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长篇小说为代表；后者可以包括《金瓶梅》、《红楼梦》在内的“人情小说”为代表。仔细揣摩谌容的作品，不难发现她所继承的正是所谓“人情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她的现实主义描写艺术，常以平凡中显出伟大而见长，并呈现出笔法细腻、立意深刻、格调委婉、平中见奇的鲜明特点。且不说为大家所熟悉的《人到中年》，即是在医院这个小场景中，揭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年人问题，仅她近年来发表的短篇小说，就异常显著地表现了这个艺术个性。而且，它还与短篇小说那善于撷取生活的横断面来揭示生活的底蕴的特点融为一体，相得益彰。

从这个观点来看，短篇小说《烦恼的星期日》是很典型的。这个短篇的故事既不离奇也不惊人，而是当前现实生活中

普遍存在的事。它通过某大学的党委书记在一个星期天接待老同事、老邻居、老上级的接踵来访的故事，反映了“走后门”的社会不正之风。

星期天，人来客往，当然是平平常常的事。而象穆志坚这样的干部（何止干部），有人来求情办事，也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然而，作家在这里所揭示的“走后门”的不正之风，却是关系党风党纪的重大问题。谌容的现实主义力量在于，她不是简单地指责、批判“走后门”这种社会现象，而是以其毫无掩饰的笔触，真实地描绘了一幅“走后门”的生动逼真的生活画面，进而通过这画面，展示了在我们向新的目标前进途中，

“走后门”的不正之风，似乎正在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这潮流，卷进了许多人。同时，以“人情”作纽带，笼罩着、纠缠着许多人，盘根错节，相互牵拽，结成了一面令人厌恶而又难以挣脱的“关系网”。

其次，小说在描写社会“关系网”中的人物时，既不就事论事，也非有意丑化，而是采取严峻的现实主义态度，严格地按照生活的本来的样子进行了描写。在这里，不论是肇事者，受人之托必忠人之事的求情者，还是小有权力而被求情的主人，他们似乎都不是那种专事钻营的角色。而且通过丁家的悲剧、戴继尧的牢骚、李姐的同情心和见义勇为、高承宗的具体困难、穆志坚的苦恼等等不同情况的细致描绘，一方面说明“走后门”之风波及之广、之深，另一方面，也证明要冲破这人情关系之网，顶住“走后门”的“潮流”，是何等的困难和艰巨！

穆志坚的“烦恼”，是许多革命老干部的“烦恼”，是想做人民公仆而又遇到重重干扰，甚至是最亲近的好人的干扰的“苦恼”，而战胜这种苦恼的唯一办法，就是发扬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这就是作家通过一个星期天的、那往往为人习焉不

察的生活琐事揭示出来的不平常的生活真理。

短篇小说《周末》，是《烦恼的星期日》的姊妹篇。在把普通的、日常的、平淡无奇的生活内容提到触及最主要的、根本的人生问题的高度方面，同样显示了作家不平凡的现实主义才能。

如果说星期天人来人往是平平常常的事，那么，在星期六晚上，大部分同志都下班回家去了，县委机关大院里，留下的人们暂时聚集起来，玩玩扑克、下下象棋则更是屡见不鲜的。作家谌容在《周末》里，维妙维肖地描写了这习空见惯的生活小镜头。当然，作家并不以描摹生活的真实为满足，她通过星期六晚上县委班子成员在打扑克的过程中的言谈话语，真实可信地表现了当前我们的一些基层领导同志的精神状态，如实地指出了他们在思想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等方面，还很不适应“四化”建设的形势。从而，极有启发性地提出：为加速实现“四化”建设的步伐，解决领导干部的知识化、年轻化，已成当务之急。

作家对干部们各种不同的思想体察细腻，把握准确，反映了他们对当前关于调整领导班子而采取的一些措施颇有抵触。县委办公室主任施连文一边打牌，一边牢骚满腹地说：“让那些大学生、技术员来当县委书记，那行吗？总是要党、党的领导嘛！”书记顾长顺无可奈何地说：“老了，脑瓜子木头疙瘩似的、凿子都凿不进去了。真的，花开还有花落时哟！”施连文情绪激愤地说：“我就不相信，我们这号土老杆，以后就没有用了？”顾书记也不无感慨、弦外有音地说：“这就叫自知之明。别瞧今天还能拳打脚踢来两下子，往后，咱也起个带头作用——让贤。”虽然小说并未着一字直接表现这些干部反对、乃至抵制目前我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但是，隐藏在人

物内心深处的不满情绪却溢于言表。在打扑克牌这种生活中的细微末节中揭示出如此现实、复杂的思想，不能不佩服作家善于发现主题和表现主题的艺术才能。

从表面看来，这里充满了轻松和幽默的气氛，但那些隐埋在县委干部内心深处的郁闷困惑之情，还是不无流露的。正如王蒙同志分析的那样，它是在“辛辣嘲弄”之中表现了“入木三分”的时代主题的。

与以上的艺术特点相联系，在家庭生活和家庭环境中揭示社会、描写人，是谌容现实主义艺术惯常采用的又一描写方法。

家庭，往往以“缩影的形式”包含着社会的诸多矛盾和思潮。因此，从家庭描写入手，深入细致地反映社会的面貌和趋向，揭示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在我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中是经常见到的。而且，越是大作家、大手笔，在这方面就越为显著。也往往因此，那作品才更有传之久远的艺术生命力。所以，别林斯基号召现实主义作家从私人生活、家庭生活和家庭环境中来描写人。自然，这决不是号召作家回避重大的社会问题。恰恰相反，别林斯基给文学指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最正确的途径。别林斯基认为，现实主义文学从私人生活中来描写人，是要深刻地揭示他的精神世界，展示他同现实生活的关系。因此，别林斯基呼吁让“家庭的情节”在现实主义小说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认为，这是社会小说，因为小说中提出和解决了重大的社会问题。

“家庭的情节”，几乎贯穿谌容的全部作品。《永远是春天》描写了李梦雨的家庭，《人到中年》描写了陆文婷的家庭，《白雪》中又写了西坡奶奶的家庭，都是非常出色的。谌容描写家庭，并不执着于所谓“家庭琐事”、“儿女情长”，

而是着眼于家庭生活中那具有典型的、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并致力于透过表面现象，来挖掘生活的底蕴。因此，形成她的独特的艺术个性。从短篇小说《心》、《玫瑰色的晚餐》，就可以看出谌容在这方面的艺术造诣。这两篇小说通过老干部宋宝钧（《心》）和已获平反的右派画家苏半舍（《玫瑰色的晚餐》）这两个人的家庭内部成员的纠葛，表现了目前家庭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父与子”的矛盾。

《心》构思奇特，笔致凝练，小说选择了宋宝钧追悼会之前的特别时刻，深入细致地描写了宋家父子两代人的思想冲突。

老干部宋宝钧是“一二·九”时的热血青年。他对革命一直活象一盆火，对党和人民怀着一颗赤诚的心。他的儿子小庆是青年工人。他们父子间的矛盾是由对现实中的问题的态度引起的。特别是在严峻的斗争关头，父亲的表现，加深了父子间的思想冲突。丙辰清明，宋宝钧阻止儿子和同志们去天安门送花圈悼念周总理；粉碎“四人帮”之后，他又斥责小庆和厂里的青年工人去天安门贴标语，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因此，小庆便给他“定了性”：虽还不是“凡是派”，却肯定他“属于那种‘思想处在僵化、半僵化状态’的领导干部”，“新长征路上的落伍者。”所以，当父亲逝世后，甚至从父亲垂危，到心脏停止跳动，直至现在写素帖时止，小庆既不认为是“难以忍受的沉重打击”，也不感到是“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相反，脸上总是呈现“冷漠的心不在焉的神情。”

小庆完全误解了父亲。其实，宋宝钧根本不是平庸僵化的人。一九三五年“一二·九”时，他就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宣传抗日救国；一九四七年土改时，又曾针对党内占统治地位的贫雇农路线，书写保护中农利益的报告。当母亲重新找出一九

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宋宝钧写的一份“意见书”，小庆终于从这里看到了父亲那颗跳动着的心。父亲十七年前写的这份谈论党的民主生活的“意见书”，使思想机敏的小庆衷心叹服：“远远超过了自己”，他明白“爸爸是有思想、有才华、有胆有识的。”他在心底喊了一声“爸爸”，第一次哭出声来。父子间的心灵隔膜的“墙”推倒了，感情的“代沟”填平了。小说的力量在于，作品针线绵密地交代了长期的被扭曲了的政治生活，使父子两代人在思想上产生了隔阂。通过娓娓动人的描写，阐明消除父子两代人的隔阂的途径，乃是加强两代人的思想交流和互相了解。而维系这思想交流和相互了解的，则是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和国家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因为在动辄得咎的政治环境之下，即是亲如父子，要畅所欲言，也是极其困难的。这就是作家通过宋宝钧父子的家庭矛盾冲突所揭示的深刻生活真理。

具有对比意义的是，《心》通过主人公的追悼会揭示了作品的思想主题，而《玫瑰色的晚餐》的思想主题却又别出心裁地通过苏半舍家里的一次“家庭华宴”来完成的。二十年错案的纠正，画家苏半舍一家亲骨肉得以重新团聚。在苏半舍的妻子“精心策划”的这次晚餐上，尽管有崭新的家俱，动听的音乐，醉人的美酒和馋人的佳肴美味……仍然掩饰不住儿子苏宏与父亲苏半舍和家庭之间那难以弥合的嫌隙和隔阂。这嫌隙和隔阂，并不表现为激烈的争吵和剑拔弩张的殴斗，而是从人们的眼神里、眉宇间和殷勤的劝酒声中，不时透露出埋藏在心灵深处的抵牾和裂痕。并且通过苏宏在饭桌上自始至终的自我责难的回忆和思考，层层剥笋似地剖析了苏家父子矛盾的症结——极左路线和阶级斗争扩大化，是造成这两代人的矛盾的直接政治原因。

当然，苏家父子的遭遇，正如小说所描写的，是“生活的灵光熄灭”时的畸形产物。这是时代的和民族的悲剧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中投下的浓重的阴影。要解决他们的矛盾，对他们自己来说，既不能象老苏那样总是“冷着脸”，也不能象小苏那样没完没了的自怨自责，“向前看，这是最明智的。”从国家来说，正确的途径必须铲除造成这悲剧的政治根源，彻底批判极左路线，再不能允许阶级斗争扩大化这种怪物为害我们的人民了！

综上所述，由于善于在日常的、平淡的生活中，或家庭环境中，揭示社会生活，所以谌容的作品表面看来表现为一种平淡无奇的格调，唯其如此，才显出作家艺术上的臻于完美。正如别林斯基说的：“内容越是平淡无奇，就越显出作者才能过人。”①

三

努力挖掘生活中的真、善、美，“从生活的散文中汲取生活的诗，用忠实地描绘这种生活来震撼人的心灵”②，这是谌容现实主义艺术描写的第二个特色。

林彪、“四人帮”统治时期，用谎言和伪造代替了生活和艺术的真实，革命的现实主义传统遭到疯狂地践踏。粉碎“四人帮”之后，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得以重新恢复，出现了不少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好作品。谌容的创作就属于此列。她排除了对现实主义的种种干扰，力求真实地再现生活。虽然她也

① 《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182页。

② 《别林斯基论文学》105页。

暴露，但却不刻意追求刺激和新奇；她也写普通人的命运和遭遇，但她并不专门描写卑微可怜的灵魂，以触痛伤痕为能事，而是把文学的“歌颂与暴露”这两个职能有机地结合起来。努力发掘生活中的真、善、美，表现具有诗意的东西，她把“伟大的生活之书”的书页连接“在一个封面底下”，努力地把对人、对社会、对生活、对祖国命运的深刻思考体现在各别书页之上，她基本上做到了“从生活的散文中抽出生活的诗，用这生活的忠实描绘来震撼灵魂”。

要求作家表现生活中的真、善、美，决不意味着可以离开现实主义的土壤到飘渺的太空翱翔，而是要求作家更扎实、更深入地面向生活，面向人民，发掘生活深处和人们心灵深处的最有价值、最有闪光的东西。我们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真、善、美的东西。虽然林彪、“四人帮”为害达十年之久，一度造成了政治腐败、道德沦丧、人欲横流、世风日下的令人痛心的局面，然而，蕴藏在人民群众身上的真、善、美的东西，几千年来劳动人民所形成的高尚的道德情操，是不可磨灭、不可战胜的，这是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得以化险为夷，顽强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谌容善于发掘现实生活中的真、善、美的东西，并把这一切美好的事物熔铸到她的作品中，体现在她精心刻划的人物形象里。从而，不仅没有须臾离开现实主义的创作轨道，反而使自己的现实主义深化了、强化了。所以，读她的作品，总感到有一股强烈的端庄肃穆的不可欺凌的凛然之气，给人以精神上的鼓舞和道德上的陶冶。这就是她的作品之所以使人们激动的振奋的主要原因。

谌容挖掘生活中的真、善、美，更多地体现在她对普通人的心理、道德和情操美的描写上，特别是在揭示中国劳动妇女所具有的传统美德和在新的社会环境里锻炼培养出来的英勇无

畏、质朴纯洁的性格方面，尤见工力。而且，这一点充分体现了作为女作家所独具的艺术个性——体贴入微的观察和含蓄委婉的笔致。

谌容所描写的人物，就身份和职业来说是多种多样的，有部长、省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和国家各级普通干部，大学校长、教授、科技人员、画家、医生，有工人、农民、知识青年、干部家属、保姆、街道妇女、孩子等等，应有尽有。在这形形色色的人物之中，谌容并不以描写所谓叱咤风云的英雄而见长，而是以善于描绘普通人的心理的、道德的和情操的美而卓著。比如《永远是春天》中李梦雨家的保姆吴阿姨、“牛棚”看守老金，《人到中年》中陆文婷的邻居陈大妈、过路的汽车司机，《白雪》中的赶车把式老殷头，《烦恼的星期日》中穆志坚的老邻居李姐等等，这些普普通通的群众，虽然在作品中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作家描写他们时，也只有寥寥几笔，却把他们内心世界的纯洁、善良、舍己为人等美德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吴阿姨是李梦雨家的老保姆。李梦雨被打成走资派，她也成了“保皇派”。这个善良的劳动妇女，凭着自己质朴的阶级感觉，根本不相信李梦雨是坏人，是反革命。所以，当李受冲击、被批斗时，她感同身受地为李家的遭遇焦急、忧虑，为李的健康难过、揪心。她被迫不能继续在李家当保姆了，宁可不要工钱，她也为李照管着那七零八落的家；实在呆不下去了，她就到别处当保姆，还把李梦雨最小的孩子带在身边。多么纯朴、善良的美德啊！在十年离乱之中，我们的许多干部的家庭得以维系下来，真多亏了那许许多多的吴阿姨式的人物啊！

李姐是北京大杂院里长大的姑娘，脾性泼辣能干，直言仗义、见理要评、有话要说。当年，穆志坚受冲击，一家子倒